德望　勤直
得體　孝友
講讀　教子孫
諫諍　賑親族

後自警編

財

目錄

後自警編卷之五

德望

黃翼成公喜在政府二十四歲務遵 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大綱擧目張事無不治從容鎮靜得大臣體自 太宗至世宗眷倚甚重事無大小以至宮闈之密苟有難斷必召咨之公片言而定既退未嘗言所議於上者其事卒不聞
世宗毎稱公識局宏深善斷大事至擬之龜蓍權衡時或有献議更變舊制者公必曰臣乏變通凡於更制不敢輕議持論平恕而及議大事面折是非毅然不可奪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爲重年至



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書若燭照筭數雖壯年强記者亦不敢企也論者稱我朝賢相必以公爲首而勲業德量比宋之王文正韓忠獻公墓誌

申文僖公槩天資明敏學問精詳端方有守清介無華自筮仕備歷中外居官莅事施無不可在金諫封章抗疏有古争臣風位長六卿政務寬簡持大體八政府咄咄以國事爲心朝度暮思獻可替否有所建白言聽計行責歸太平公之爲相可無愧於古人者矣行狀

南忠簡公智龜亭公長子議郎公之長子也生而神

異不肯示人以能讀書七行俱下過目不忘不屑
科舉未嘗入場屋而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蒙遇
世宗大王超擢不次倚任甚重　文宗大漸受顧
命輔幼主多所建白適移疾家居而卒其功烈德
業今雖未詳而名臣之多用捨之當莫盛於　世
文之際而當此時位百僚之上受六尺之托則其
為人可知也 事宗

許忠貞公琮以遠接使迎于境上董越等尚矜持視
人蔑如及公入謁長身玉立衣冠偉然兩使瞿然
起立不覺屈膝禮罷兩使相目曰堂〻哉若人自
是蔵稜漸消及還依〻不忍別至滲出曰望公早

時来朝使中國知海外有此人也還朝嘖〻搢紳間曰所不知者天上人間則無雙聞者無不想望風彩其後使来入境首問起居及見公歛容屏氣送迎踟躕如不能當公魁顏廣額美鬚髯身長十一尺二寸姿表出於千萬之人上望之儼然如泰山喬嶽即之温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畏不言而人自服資兼文武望隆朝野以身係國家輕重者三十餘年開國百年以来罕有其侶擬諸古人其裴度韓琦張浚之流歟

鄭文翼公風骨奇偉胸次恢曠外和內剛早負公輔望沉厚寡言笑自奉儉素如寒士公退則坐一室

讀書史不事營殖不通關節尤不喜拜邑局量恢
恢光明正大非意挫辱曾不少撓悲君憂國之心
老而愈篤以身係安危輕重者殆三十年 名臣録

李相公浚慶嚴毅峻直孝友忠信出於天性聲音如
洪鍾眼光如紫電廉潔無私人莫敢干学文該博
遇事立斷當 明廟昇遐之日撤親用事人心疑
惧公毅然不動朝野賴以無憂焉本朝賢相黄喜
許稠之外鄭光弼之後惟公一人而已 松窩雜記

宣廟朝當倭酋之耽耽西向也朝廷莫覔非惟朝廷
莫覔其泛使之回亦莫覔其欲直犯上国者著於
書契中而猶不欲奏聞獨尹斗壽請據事具奏曰

臣之於君直當如此他不暇論旁引經訓確甚
上竟從之以復我朝二百年 宗社初則作擯於
論議中不容朝後拜相西巡之日垂紳整笏立於
百僚上儼然人仰而望之也能獻可替否於殿陛
之下毅然君倚以為重能宰物平施休々有容綽
然於進退之間能寵不加榮辱不加挫恢然於休
戚之際此功此志非管樂以下人所能覷知也雖
知者豈料末年事業如是卓然乎事有合不合假
令早位岩廊則安知可以弛壬辰之亂而亂作之
後始得公弼之信乎其繫遭逢哉 上同

崔完城鳴吉曰象村當反正之初被超擢在相位者

首尾六年時議喜作事而公專事鎮定時議尚刻
核而公專尚寬容時議好訐直而公專務忠厚與
年少輩動輒矛盾謗議頻多公聞之不以介意後
輩亦以公清德雅望不敢以所尚之異而輕視公
也一時當軸者非再造元勳即 先朝宿望而清
名直節之士咸在朝列氣勢頡頏論議撗生權均
力敵門逕甚多公雍容其間善為調停賢者有所
恃而增其氣不賢者有所憚而歛其迹此其立朝
大略也若掇拾些小施為以為公之相業則淺ニ
矣 樂全漫録

得體

黃翼成公喜爲相金宗瑞爲工判嘗會于公處宗瑞令工曹略備酒果而呈之喜問備出何處下吏對以工判處日晏諸位虛腸暫使公備耳喜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爲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必私自公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瑞於前而峻責之金相克成嘗以此事啓於經筵曰大臣當如是而可鎭壓朝廷 東閣雜記

太宗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朴訔請汰諫大夫一員以啓矣尹文度公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

汰而未汰者尚多諌官豈冗官乎昔宋仁宗慶歷間銳意圖治增置諌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為盛德且前朝官制諌官九十三員今只七人已為省矣又欲減其一無乃不可乎　上新即位首省諌官後世以為何如　肅以啓　上深以為然從之（國朝寶鑑）

申文僖公槩端方有守　太祖朝選擢翰林　太祖欲見宗錄公抗疏論其不可太祖止之（神道碑）

成化己亥奉　皇勑征建州衛大捷魚世謙為奏聞使仍獻俘至遼東太監及摠兵官都御史等語之曰被虜人及首級何必並獻京師首級則付邊鎮人口則付親戚不亦可乎吾等當具由奏達世謙

曰敵鹹王庭古也奏捷而無其宗將何以驗往復
數四竟不從三大人為設宴公揖而不跪御史云
何不跪飲答曰我奉 殿下之命來朝京師諸大
人特設宴以禮慰我耳我焉得跪飲 東閣雜記

成化壬寅 成廟幸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魚世
謙以大司憲扈從寺僧欲饋百官世謙諫曰以堂
堂扈從之臣受僧施食於國体何況百官皆自賫飯
不患無食 上曰任爾不食世謙與全諫皆不食
上同

許右相琮還大司憲遇事敢言朝綱頓肅然持心平
正不容私意於其間故人愈信服而罔有怨者皆

以為近来任風憲得体無有如公者 行狀

李世英律身清儉不隨世低昂国法都承旨與政批故多所聞請世英為承旨獨拱默不言政曹堂上嫉其自擅告曰令公何不一有所言公曰奉寶璽出納　王命承旨之任若其進退賢否各當其才有司在焉同列愧謝及安潤德継公為承旨不旬月官其娼婭舊恩殆盡時人尤重公之介焉 陰崖日記

慵齋叢話云如有奉　命出使者則朋僚皆邀迓設酌又於發行之日亦皆出郊送之雖勲貴大臣未免俗態惟洪益城應承命詣闕而已他無所詣亦不曾迎餞至於赴京之使及各道監司介行之日

遺録事持一壺往餞之時人以為真得宰相之体

鄭冀惠公蘭宗以衛將環侍殿庭　上令小臣揮羽扇以召諸將餘人爭奔恐後公俯不應　上更令宗臣直舉公名以召之三召竟不動蓋公以為此非召將之道也　上常念公可任為將見其持重益奇之 名臣録

李容齋荇為博士官博士官乃師傅之職必選一代碩德公於講論之際應荅之辞皆出人意表世子問及治國之事公對曰非今日所當問因諫孝敬之道論者服其得体 行狀

容齋拜相之日公乃流涕曰無德而位高何以堪之

痛自遜抑子弟族親有求官者輒拒之曰朝廷官爵豈宰相施恩之具邪常以王曾恩出怨歸之言為得宰相体由是僥倖者或怨之 上同

鄭文翼公當清流將設賢良科也三司亦並請之公獨以為不可曰賢良之名雖善在三代之下固不可為也 中廟不聽及諸賢作死之後所立善政一切反之舉朝請罷賢良科公亦以為不可罷也中廟謂公曰設科之初舉朝皆以為可而卿獨以為不可設也今之將罷皆以為當罷而卿亦獨以為不可罷也卿之所見每與時議相反何歟公對曰臣於當初固言其不可為也今既設科給牌除

職妥可罷予一設一罷國家政令不宜如是之顚
倒也　中廟亦不聽公之所言雖未見施於前後
而直截難拔之氣眞無愧於古之大臣者矣 松窩雜記
中廟時聞　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
爲都元帥張彦良爲副元帥時林亨秀以吏曹郎
爲從事以覲老辭於李芑〻〻曰言于副帥林援謁
於公〻戎服坐交倚林急具戎服與他從事行禮
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後林又來公出迎于
門揖讓上座盡歡而罷 名臣錄
金慕齋每以試官入場屋考試精深務得人才必經
十五日出榜至今稱之　先王朝己亥別試余與

完陽府院君李忠元偕爲考官李公常言國家以擇士之柄付于我等何敢不盡心若有厭怠之心考校不審失落人才必有天殃凡試券中雖甚鹵莽不堪讀者必盡篇乃已過旬日始出榜甚得考官之体矣 芝峯類說

當癸未邊警方急洪文憓公彥獼以領府事合坐賓廳公自經草土氣常沉困坐必合眼矣兵曹判書栗谷李公進謁公合眼而問曰誰也答曰兵曹判書李珥也公曰當此之時國家多事兵務最緊聞令公勤於奉職深用嘉悅更可加勉盡心國事李公拜受而退謂人曰大臣体面今日見之矣 忍齋遺說

李相国浚慶為首揆特白公仁傑為都憲公與相国有少時同榻之分以草笠布衣乗昏投刺相国迎謂曰今公何以便服来訪我乎公曰日已昏黒且侍宿昔情眷敢以便服唐突相公曰憲長出入領相門雖暮夜人豈無知之者便服相尋駭人見聞頤令公速還公慙汗而退 續玉露

李東皐浚慶為領相當都堂弘文録圈點時以筆抹其子德悦名曰吾子之不合玉堂吾知之詳矣人皆服其無私淂大臣體 荷潭野乗

宣廟御經筵領相盧守慎與修撰金誠一入侍金公啓曰領相盧守慎受人貂皮長衣豈意盧守慎有

如此事也盧相避席謝罪曰金誠一之言是矣臣有老母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果求貂皮於族人邊帥處以給老母矣 宣廟兩美曰大臣全諫俱得体面予甚嘉焉盧相素與金公相切自此益加敬重竹窓閑語又出沿溪記聞而以領相爲吏判

朴文忠公淳壬申拜右議政其年新 天子即位公進賀朝京故事外國進奏者率令由挾門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既聞命矣若表文則奏御至尊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爲定式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無所賀貨開市何爲華人稱之行狀白沙所撰

柳西厓成龍己巳以 聖節使書狀官赴京師將八
班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曰諸君
冠章甫顧反居彼後予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拓
序班謂曰吾輩以冠裳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
班序言於鴻臚卿二流置後廷中動色 名臣録

李相國元翼壬辰亂作爲平安道都巡察使 宣廟
次龍灣公任安州肅川間以當賊衝時都元帥金
公命元及韓公應寅權公徵并稱都巡察使與公
等夷聯坐一行公力言其非請都元帥統御三都
察公先自降禮具軍服謁拜迎送由是號令有所
專矣 謚狀

漢陰嘗因事有東宮內旨公對使者不開見封還曰有可問之事則當於書筵下教不宜私有密旨故臣不敢開見古人有封還墨勅者有封還內批者公之相業可謂無愧於古人矣 遺事

癸巳四月都體察使柳公成龍都元帥金公命元在坡州一日提督家丁自龍山馳來相見曰提督令議政留此元帥則與我同往龍山命元答曰俺在此亦有所任豈可因口傳容易出去若有提督之命則必有文書願出示之其人曰別無文書提督分付如此強欲同去而命元終不去其人不得已獨向龍山 懲毖錄

朴大司憲應男長諫院大行王發引禮曹議以爲司
山日尚遠宜令從官還都及期以出又議於虞祭
亞終獻其間稍久宜自上設幕次少休公　啓曰
惟大行王在位二十年仁深德厚擧國臣庶孰不
被其恩澤而一朝弓劒遽遺群臣攀號悲痛莫及
況當今日欲使梓宮獨留於喬山風露之地其爲
臣子者乃敢偃然還處於廈屋是豈可忍爲而亦
豈有是理哉請勿令從官還都虞祭時幕次盖慮
玉体勞動而設也然竊伏念奠獻之間議節無多
祭享事不宜苟簡況當嗣服之初宜從礼制以服
民心請勿許出休答曰所啓甚當礼官議非是其

允之時論莫不歎服至或有讀之掩涕者 行狀

月沙李文忠公當癸亥反正之日李公貴遣庶子言擧義事俄有命俾繼而李時白張紳来言公初聞闕中有變蒼黃驚起及聞擧義猶不敢即進又未聞舊君處置家人進酒涕泣不食肉書小紙送于李公貴曰先奉 大妃以大妃命會百官為得体翌日朝乃進于昌德宮 上命公往慶運宮西廳十五日以公為禮曹判書知經筵事承 命署進御押置判義禁府事 行狀

李忠翼公時白 賜第階上舊有一朶名花名曰金絲洛陽紅世傳来自中華忽有人率役夫来公詰

其由乃掖庭人承 命欲採移其花公自往花間
并取其根碎之盂滂而言曰今日國勢眞保朝暮
主上之不求賢而求此花何也吾不忍以花媚君
而見國之亡須以此意啓達也後 上待公益厚
蓋嘉納其進規之意也 行狀

劉海至固請進見許之海既進見 上坐榻上不動
海立不肯前怒色勃〻余時侍殿上不勝憤趍進
啓曰劉海無禮 上一起則國体虧損大事去矣
請斥海使出進說者甚衆皆如余說海素黠便解
其意即前施坐後海自虜中脱身飲正在安島每
言其時事稱我国得体云 谿谷漫筆

适既誅張晩餉西来諸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
上而鄭忠信獨下故来辭於李時發〻〻曰諸將
皆留公不可獨故忠信曰忠信以西路將兵之臣
不能即誅反賊使　大駕播越而遂兵入城其罪
大矣何敢自若有功者追　駕於江上退故本鎮
以俟朝廷處分耳　上還朝聞忠信還故特下
聖旨召之其明敏如此 荷潭破寂錄

講讀

李文康公石亨㠯因真德秀大学衍義删其經書之言約其諸史之文添入麗史之可為勸戒者為一書名曰大学衍義輯略請於經筵進講 上嘉納之公之意以為經書時方講進高麗之事傳聞所及鑑戒最切故或删或約或添之其於觀覧不無有益然論者以為經以載道皆聖人之言德秀之編皆非苟為今盡删去於義未安因舊衍義之文添入麗史庶幾近之矣 筆苑雜記

崔司成池登第以後多任外職 世祖十一年聚文士于慶會樓下試藝池長吟緩步行至後苑邊進

上微服出苑中崔長揖不拜 上問曰汝是何人擅入内地無礼於我崔對曰我文士也宮中但爲上而已豈敢別禮於子〻崔於是心知非凡人必王子也蹲坐路傍 上曰汝非原壊子何其蹲俟俄而侍女内竪繼至崔驚怖謝罪 上即御序賢殿呼池講論經史随問随對經史奥旨一〻精觧上大喜手賜巵酒崔快倒數巡顔色自若 上曰此儒精於理学恨其得之晩即拜池爲司藝慵齋兼話

丘從直者草野人也少入舘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請一善卜人決平生禍福終至丘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法當至正一品壽踰七望八大富貴也諸

君二十餘人皆不及也衆皆大笑之後從直捷文
夢分校書舘直宿聞慶會樓絶勝心欲觀之直夜
便衣入數門至樓下臨池散步俄而　成廟柔便
輿從數宦者從後苑戻止惶北伏輦路下　上問
誰也從直對曰校書舘正字臣丘從直也　上又
問何以至此對曰臣嘗聞慶會樓玉柱瑤池乃天
上仙界也今幸豹直藝閣々々幸與樓不甚遠故
草野之臣敢此偷看耳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
我其以衣服冠来從直即取着而進　上命設交
倚于樓下命從直来前問汝能歌乎對曰臣少学
謳謡然擊壤之歌豈合拜律　上曰試唱之從直

曼拜長歌　上善之又命之激厲高唱拜震屋梁
上大悅又問能誦經傳乎對曰臣能記春秋　上
命誦之應口誦如流終一卷　上大喜命賜酒而
罷翌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目下人皆大恠三司
交上章極論　上不愈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盡
召三司官入又命丘從直來　上命小宦者持春秋
来自大憲以下命使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
召從直入始命誦幕一卷已乱抽他帙問之無不
應口誦　上曰止仍謂三司諸官曰爾輩不能誦一
句来猶囁嚅有如丘從直者豈不當此任乎爾
輩皆退又命從直即肅拜出仕後官至正一品壽

七十九 青坡劇談

靜菴趙公每當講前夕端坐熟讀如在 上傍至曉易服而進肅然對越冀必感動於 上開陳治道別白事宜自性情善惡義理之辯天人王伯淑慝之分與夫宗学備邊之虛宲祭祀興隆之得失莫不傾倒羅列日昃忘倦 上必專心諫聽多所稱善 神道碑

思齋摭言云余嘗以弘文舘校理兼帶經筵進講綱目東漢献帝紀李傕郭汜名汜字音出似字以似音進講後 上讀用氾音余恐 上誤讀訓氾更啓曰音出似字 上曰曽出氾似二音余惶惧汗出

沾背罷講退出即考郭氾名始見處果出汎似二
音益復兢惶待罪蓋余以布衣才疎識淺濫叨甲
科纔决句忝選爲修撰每見同僚員當進講秉
暮入來取講書讀數遍只句讀目前不閱首尾及
進講亦如是余亦不免流俗致有此失仍悔悟不
敏之罪其後自校理歷典翰直提學必取所講書
從頭至尾歷覽考問無有闕疑每當入直蓐食早
進又與下番僚員終夕徹夜廣考諸書質疑論難
快足於心而後進講僚員有或笑以爲固詭然爲
講臣職分當然也雖冒笑不已後又不意承召入
玉顯閣侍夜對講畢後　上命同講曾讀事跡講

官相問答論難余以曾所歷覽講論無誤舊例有
經筵則前夕出直講官絕所講書付標紙入内諸
侍講奉入書册書吏依入内册付標之入直講官
覌標須詳音義進講 成廟朝閲斯文頗以直提
学入直書吏誤付與 御覧絕標相異當進講
上曰讀甚處非付標册面自其語以下讀之可也
閲披視之文義適艱險未能着口計無所出起就
前俯伏曰臣也無学術文理亦有未解僥倖科挙
濫叨非分常值入直日則早夜仕進々講之書多
有未解質於同僚僅得解義餘力未及他面書吏
誤付册標承 上敎披見則文義適險口不能讀

臣之不能堪任至於此極死有餘辜請治臣罪仍
罷講 上還內傳曰其言宜予甚嘉之其特加通
政其後在廢朝金斯文匆以應教洪贊成淑以修
撰入直當進講金忽氣瘧不得出辞廢朝命先出
又命修撰代講洪公自以下番進講非已任不致意
忽遭变故僅辯句讀流汗而出後又令 上朝金
知事世弼以典翰入侍吏又誤付冊標如閱事適
值大学衍義掠切諸書断章取来最難曉處左右
失色金該洽經史性且穎達燭理無碍雖不宿覧
從容開讀無所錯誤縱橫出入敷衍推明論説無
欠左右歎服經筵官不閲講書首尾臨時取具目

前倉卒遺變事蒼黄失對誠非細故可以為講臣之戒伊川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臣子用心當如是也

仁宗在儲位學就高明春坊左右皆極一時之選任公權講說詳暢音吐清亮仁宗每注聽為書筵論難之辭日必錄啓中宗見公勸戒之語曰輔導之臣固不當如是耶 名臣錄

盧文孝公楨以弘文修撰被召儀陞副校理公初去館即補外未得叅近密之地一朝入侍經筵人皆慮其或踈於講論敷奏之義及侍讀清婉開陳曲當領事尹漑出語人曰真侍講也嘗於經筵進講

綱目及王蠋去国事 上曰賢士而去國不知君
臣之義也公啓曰去国者何嘗忘国不能忘国而
敢於去国其情誠可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国
則如王蠋者能諫事君之義者也齊之亡也在列
之臣無一人捐身致忠而退野之王蠋飾能抗節
徇國此去國者不負國之驗也蓋是時李退溪累
辭召命 明廟頗懷疑阻故 上教如是公之指
陳剴切可謂臨文善諫者也 東儒師友録

鄭恒齋宗棠當入經筵堂吏來呈進講之冊則必明
燭熟讀齋戒易服不敢肆然安寢 上同

明廟朝趙希贊彥秀以特進入侍經筵 上問工夫

二字何義左右皆不能對趙公進曰工女功也夫田夫也言士之勤学如女之勤紡績農夫之力稼穡也 上嘉納 宣廟初日三開筵柳眉菴希春以副学吕進講 上雅重眉菴之博学顧問亹亹日昃不倦吕講詩傳碩鼠篇 上曰鼠乃賤悪之物何以居六甲之首眉菴曰鼠之前足四爪後足五爪陰陽相反無如此物故取夜半陰盡陽生之義以子為十二時之首矣 上深異之 竹窓閑話

朴大司憲應男長銀全 宣廟初御經筵進講蔡氏書傳公遂進曰筵臣請講是書寔非偶然計第聖学工程自有次第先讀大学以立其規模次及論

孟以究其蘊奧要以統會皈趣於中庸則尺度權
衡無不各有定理然後進講經傳兼讀大学衍義
為當仍達修已治人之要本末明備復陳列聖好
學成就之效目今内藥房即古之進賢殿也臣聞
文廟與諸学士討論日昃或乗月步至直廬相難
至夜深不倦以此諸臣朝退不敢解帶其勤学好
賢千載所罕伏願殿下深体此意日與儒臣討
論以進聖学後上改講大学其次第一視公所
進言 行狀
宣廟即位宰副学應時每經筵進講音韻洪暢討論
詳明至於理亂安危之機引諭古事開陳剴切一

此是權公副提學德興字致遠之事而碑銘在於月沙集後當更考明廟壬戌第安東人以李公書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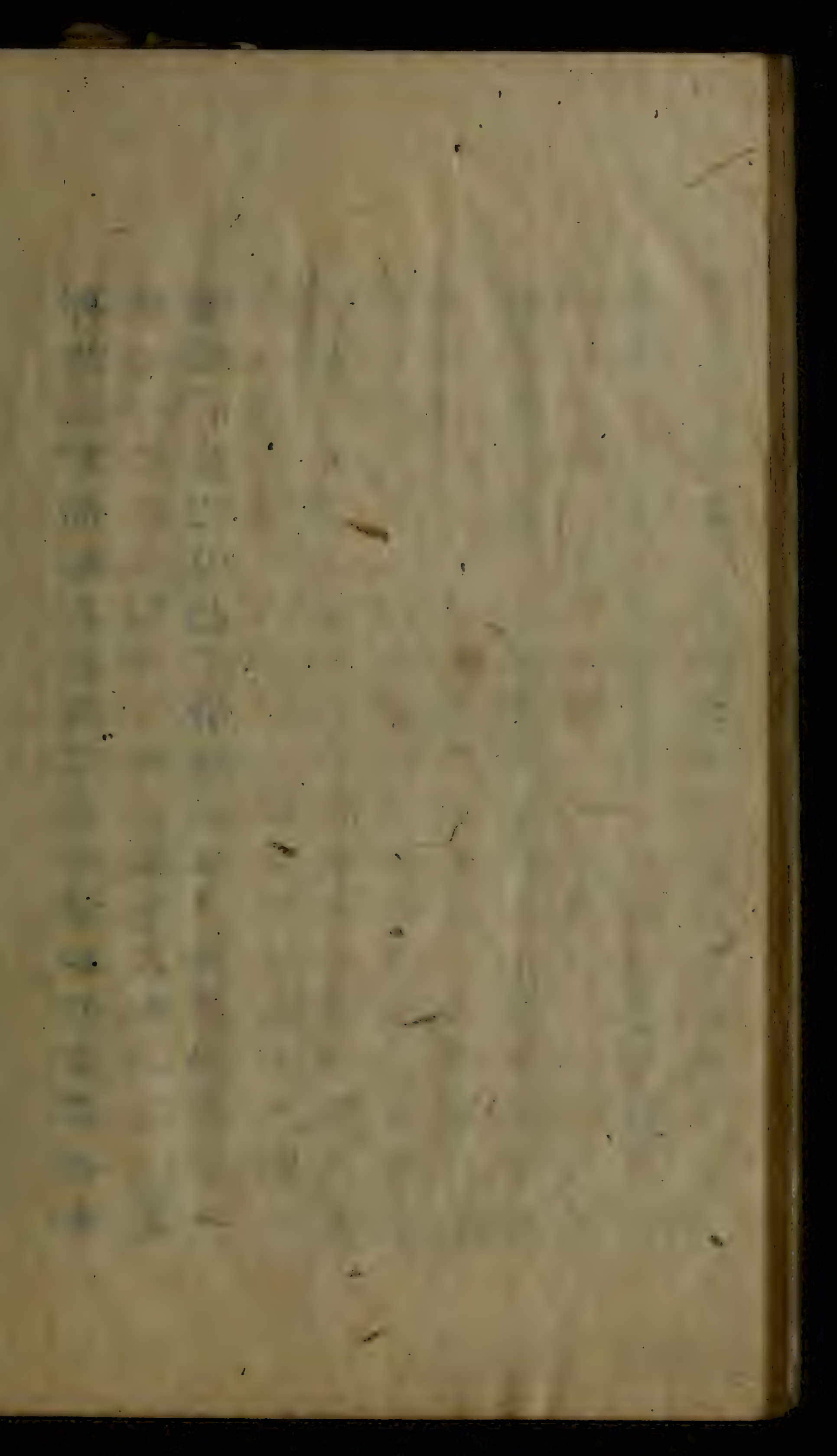
日上問皇明通紀甚是好書公啓曰　殿下從何得此書乎筵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況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蓋以朝廷方設私親典禮而通紀篇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大槩　宣廟初服輔導啓沃之功公寔居多爲　慈殿嘉之賜以表裡 行狀

公廷奮盛王堂將進講必宿齋以入拜音清亮論議剴切務以誠意格君柳公希春常曰如其者不可一日離講席　宣廟初載誦詩訪落篇仍陳敬之之義又擧程子天德王道之語論謹獨之功同時登對者出曰眞講官也 碑銘

沙溪先生嘗講家禮親迎條附註圍布几筵處同言

昔松江一日挾家礼来指示此註曰吾反覆窮考終未曉解願賜詳説余一〻説罷則公甚喜曰今得破畜幸甚〻〻未免自經筵直来見余笑謂曰今日遭逢一奇事矣進講説後自　上出家礼下問曰此處予累次尋繹而終始阻塞諸筵臣試為我講説雖翰注苟有知者勿辭乃昨者所問於君者也諸人皆以不敢知為對吾一〻句絶而釋其義自　上教曰大段灑然矣再三稱歎仍曰予於書未有若此註之艱阻者也謂筵臣曰其官〻高多事之人而猶且留意於書而諸人何故不能然

耶諸人皆慚謝吾幾欲言臣亦不知非者学於金
其而知之云矣到口而終不敢達矣既退追送賞
賜此宗君之功也可分受也 尨菴所撰語録



諫諍

申文僖公槩在諫院見事風生知無不言時政府署
事權在大臣公上疏極論其不可辭甚愷切 太
宗親讀疏顧左右曰竪儒不識事体妄言大臣擅
權公論下不屈大臣皆股栗未幾罷政府署事
後又屢折大臣時論韙之 上常曰其有諫臣風
碑銘

李文康公石亨拜大司憲先時憲府以言事失誤多
見貶黜及公長府論議侃侃慨然有振起頹綱之
志一日疏劾一大臣貪汚不法狀詞甚激切疏上
上歎賞無已即引見公命進爵降御榻握公手曰

向使前任是職者皆如卿矛雖欲貶之得乎曰以其疏示左右曰此李某疏也令不得庇護某也即允之 行狀

鄭參贊甲孫屢以直言犯上朝中肅然時河政承演兼判吏曺崔宰相府爲政判一日朝啓〻畢仝諫以上以次出公進曰河演崔府毋退曰極諫政事之失演與府俯伏流汗不敢出一言退而見河崔談笑自若無幾微辭色時論偉之 青坡劇談

許文敬之子曰倜蔭補官至二品嘗爲司憲府持平世宗末年頗作奉佛之事欲於僧寺覩祭忌辰公論諫不納即率吏隸擊破支供以沮其行遂亡匿

俟 上怒霽乃出（丙辰丁巳錄）

侍從封章始盛於李文烈公李甸文烈在集賢殿屢欲封章論事有一二同列官居文烈之上每沮之曰自古喜論事者終受禍況我侍從者講論德義啓沃輔導而已至於諫諍非職也君勿好事文烈曰人各有心論事之敗之榮不如含默之恥之深耶遂率下僚抗疏極諫者非一再矣而上官終不署名物論譏之每進封章 世宗曰李甸之疏又来矣遂有大用之志尋擢同副承旨（筆苑雜記）

魯山幼冲嗣位光廟爲領議政以宮內孤虛且爲繼嗣之重從權制議定納妃又以爲喪中納妃已

是不服喪其宗亡矣脫服即吉可也魚孝瞻為禮曹叅議抗議納妃雖以宗社大計不得已而為之短喪有何不得已而强之爭條辯不少屈竟不見用 東閣雜記

梁文襄公誠之在集賢殿屢封章論時事諸君曰若不切時務不必陳瀆如此文襄曰朱晦菴在宋光宗時立朝四十六日疏數十上予侍從踰十年疏未上數十君何云爾也 筆苑雜記

金文貞公諶為大司憲也 上為方懷墓立孝思廟公章奎諫執以為非 成廟意廷立十餘日無倦色親自劄草言甚切至 上問前憲長知毋子之

情卿獨不知何也公對曰前長但知有毋不知有
父也時論偉之 東儒錄

成明肅公俊燕山戊午爲領相主外若敬重內宗忌
憚一日內宴見妓妖艷身押之公曰老臣不死
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甲子終被禍 名臣錄

燕山之復廢后也命收議于宰臣虐威殺戮人莫敢
異言獨三提堂申從護抗論廢后得罪先朝遺教
著在令甲不可與鈎弋甄后并論多引經傳以證
論議甚正雖以燕山之暴不能加罪 浯溪記聞

弘治甲子燕山欲以非罪殺沈順門問於群臣自三
公以下皆莫敢異議成大諫世純曰吾等職在諫

官安可默然而已金獻納克成白官以諫爲名見人無罪而死縱愛身不言柰負國恩何李正言世應曰獻納言是或曰若不順旨必與順門同死終無益也公與克成談笑自若曰死生大矣各任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次者正言也遂啓其罪之狀燕山雖不聽用亦不之罪 稗官雜記

朴适拙漢拄拜獻納一日入侍進諫遊宴等事曰自祔 太廟後 太廟及諸陵殿一不親祭而遊宴無常至繼以夜其於孝思如何燕山曰近有眼疾未能行云云進曰後苑內馳馬擊毬張龍鳳帳幕於遊宴時多矣 殿下何以有此教乎燕山勃然

變色曰龍鳳帳幕是爾之帳幕子復進曰此皆由民力而出雖謂之臣民之帳幕可也豈君上自私之物乎又論盧思愼任士洪等事竟爲二奸所陷

權通之名達手爲校理燕山主議尹庶人立廟事大作威鉗下主所欲莫敢忤通之慨然諍以非先王意館中不敢異主怒皆杖流久而憝彌甚玉堂全諫中首其論者將極法之時追治舊事仇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旁推先死部發朽壞以苟免獨通之自引伏不爲負亡儕自活計并全負先發者鈇鎖已久獄吏哀之曰與其兩死寧啓之一而一生

之爲全者候丞吏旨吏言玉堂先於全通之張目
熟視曰某子〻〻爾果效我而爲之耶即吞筆書
供曰不肖臣達手敢爲之不可苟隱以偷生供畢
顏色不變與之酒立盡吸就刑如平常人莫不歎
傷之 龍泉談寂記

朴誾字仲說選入弘文館四遷至修撰在 經筵者
五年遇事必言不少避燕山嬖之宰相亦不悅也
館員合論西邊築城不利被問公陳其不可問狀
疏劄日三四上語皆激烈在列咸恐公答曰禍福
天也臣道之所當盡者忠也盡吾道而得禍亦非
所惧也爭之愈力竟允其請 名臣錄

己卯十一月鄭光弼方為首相時南袞將搆陷趙光祖等諸賢詐稱南書房着草笠麁布衣足穿破屨步至公第呼門者使入告但言客来門者認其貌知其為袞也入告曰有客到門觀其貌是南判書但衣冠草草如賤人公大驚顛倒出見則乃袞也恠問曰公何為此耶袞道其所以因曰此輩若留一人其害無窮 上今日必招公議之公可勉從 上意除去無遺然後国勢得安不然多有後悔不可不深思處之或以危言恐動或以甘言誘之公正色曰公以宰相為賤服歷都市而来大是可愕事謀害士林本非余心可忍為此乎袞大怒拂衣

而去有頃承召詣闕哀已贊成其事為一打盡除
之計凡物已具於庭公入侍涕泣淚垂兩頰衣袖
盡濕諫曰年少儒生不知時宜妄欲引古施今而
已豈有他意少垂寬貸請與三公議罪上遽起
還內公趍進引御裾叩頭乃命下光祖等于獄召
左議政安塘公仍與塘共請與朝廷議罪反覆伸
救分配有差安塘己卯録

壼位未定淑儀朴氏罷冠後宮欽授章敬之例自陛
中位　上欲從之而不知大臣之意如何令愬辭
求之於鄭光弼金應箕申用溉等試觀其意光弼
怫然不許曰正位當更求淑德名門不可以側

徵陛遂以真西山大学行義齊家之要范祖禹擇后之事進諫朴氏之意遂沮 上意亦定於納新妃士林間之相語曰鄭光弼此舉雖宋韓冨無以過也 宝録

會寧城底野人東古乃者潛與深処野人通謀来犯甲山府多掠人畜邊將〻治之亡去南道兵使蜜啓東古乃於甲山近處潜徃来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軍掩捕朝議先蜜諭于本道命遣李之芳同監司兵使捕獲置法 上御宣政殿賜宴及御衣弓矢三公及該曹知邊宰相環侍静菴先生時為副提学請對進曰此事譎而不正殊非王

者禦戎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之謀以堂堂大朝為一么麽醜虜敢行盜賊之謀辱国損威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機制変不可執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彼虜之情臣已備諳請聽臣言迂儒之言勢難盡從 上猶不聽諸宰樞皆懷不平而罷

戊寅年全諫請革昭格署累月不允弘文館亦逐日論啓靜菴先生時為副提學一日率僚員詣政院告承旨曰不蒙允今日不可退家日暮全諫皆退

去玉堂仍留不出終夜論啓至鷄鳴得允乃止 以上

退溪答靜菴先生子容別紙

蔡公世英己卯禍作聞變赴闕首相鄭光弼在坐趍問事所由則曰不知也移訛南袞問之袞囁嚅鄭相顧曰史氏夢紀所見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罪案遽奪公筆公急起奪還曰此史管非他人所得用仍白上臣非諫官出位有罪此等胡大罪今乃爾耶願問罪名右相安瑭在外不得入請召訊左右縮頸安相亦惧公不免時顧而咳目攝之鄭公廷爭之強 上為之霽威柳庸謹問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乃能爾耶柳堪閔起文相語曰

世無君子者惟老蔡一人而已 名臣録

南家初與沈貞洪景舟等謀禍士林議已定以為舉事時不可不使本兵之長知之時李長坤為兵曹判書兼判義禁衮職其不在三往投刺以疑其心乃於其夕使急脚持小簡招之曰国有大事可即入来長坤家在興仁門外騶從已散蒼黃借馬於友人到景舟等所會処猶未詳其事之曲折及詣闕門外始知撲殺光祖等之議愕然入對 獨前力諫以為不可昏夜加人重罪有若行盜賊之事請召首相鄭光弼議之景舟欲勸 上速決作起勢長坤輒掣其袖以止之是日得緩獄事長坤之

力為多終為衰等所擠削爵出外長坤氣度卓犖
有文武才 中廟思復用給職牒群小還泥之竟
廢錮而卒 東閣雜記

趙靜菴光祖下獄柳雲代為大司憲啓曰此人等見
上親信徒知赤心為国而不知物情之違忤此上
之待之者誤也一朝棄之如草芥誰復信上之心
哉又曰刑人於朝與衆共之當光明正大而不可
以詭秘也聞之此事乃出於奸邪之徒密啓〻〻
之禍古書昭〻有之此 宗社危亡之漸也公卿
大臣當推究其事以身當之而莫敢開口時事可
知臣雖就職無復有為也敢辭與諸臺諫俱辭職

退去 上命召就職又辭曰臣等百計不可就職
不就職故不合者爲諫長而時未論啓且都承旨
金謹思右承旨成雲俱是不合者盡去前任之人
以物論不容之人苟充其位不可在職也又曰初
謂邪類密啓今聞有自 上密諭於洪景舟云今
趙光祖等羽翼已成矣嘗於前日請設賢良科予
意以爲甚好到今思之蓋欲樹羽翼而爲此也今
欲盡除去賢良科之人但以卿之壻金明胤亦在
其中故不果耳此言已騰播人口以人主之勢加
罪二三書生亦有何難而昏夜之間秘密爲之若
是乎外視親信而內懷翦除之心此危亡之兆也

臣等不勝痛哭 黃兌記事

權文忠公撥臨利害遇事變義形于色勇決如賁育當忠順堂尹任等論罪時通夜草啓子壻泣諫輒麾去之至閤中公光漢相遇并行問知公意愕然固止之公不聽諸院相座招注書〻啓辭晦齋在坐亦驚曰勢已至此徒惹起不測耳盡抹去危言公却坐抱膝曰刪沒如此不如不為之為愈也 名臣録

宣廟時女寵浸盛洪暹朴大立等為考官以王素請勿受王德用所進女口為表題其後暹等入侍經筵上從容言曰頃日試題未知誰所出也人臣之道當諌則諌豈可如此存形迹乎予有憾焉大

立對曰試題臣所出也人臣進諫不一其道有正諫者有諷諫者有譎諫者莫非出於愛君也上曰御言誠是然當以正諫可也大哉王言此所以爲宣廟初之盛也浯溪記聞

朴文忠公淳己丑以吏曹叅議移長諫院慨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族也公徐譬之鐸許之公甚喜馳還不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母后遲回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俞允元衡既逐左相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齊亦相繼而黜百

娃歌舞於道閭里之間挾書為儒者稍益發舒始
乃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為君子逆輒
危辱不齒沛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俟者群興
焉於是遜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
病民者一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唱於嶺外高峰大
谷興於湖中牛栗諸賢次第繼起為之後焉而張
本之者皆公之力也 行狀

辛副學應時甲戌正月陞拜同副承旨隨事覆逆忠
益甚多 上命進黃蠟數百斤公極諫以為凡上供
之物無非出於生民膏血當初詳定本有其數一
歲之入自足以供一歲之用或於經用之外少加

毫分則其歲必至加賦於民一加之後更成舊例
民將不堪昔宋仁宗曰夜飢思食燒羊恐後規例而終
不索況此物御供日例之外更無可用之地故外
人或云 聖上欲輸於鑄佛之用此雖必無之事
而臣竊歎 殿下取索若是之多以來群下之疑
重貽生民之弊也時天顔不怡玉音甚厲公不爲
屈從容開導而與栗谷李先生先後爭論終得回
天宦官輩有攅濫之漸公據例防塞宦官側目之
行狀
宣廟召內索黃白蠟三百斤外言喧騰以爲宮中鑄
銀佛栗谷知諫院率同僚爭之連日且請所用

上怒批曰劾問君上所用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奇高峯大怍爲承旨封還批辭 傳曰此非政院阻搪之事也栗谷辭職請退至曰 殿下謬引經傳以折諫臣是 殿下平日讀書之功只爲拒諫之資而已 上震怒許之政院又言不可使諫臣獲譴而斂 傳曰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蒼松爲友縻鹿爲群豈非高節歟盖 上好夜讀書尚方所進蠟燭多烟以白蠟無烟欲於宮中別造而外人誤傳故激天怒云栗谷退斂海州未久以副學召還遂受知遇一年超拜賛成言聽計行方倚以爲相未及而卒 涪溪記聞

栗谷先生庚午又拜校理時白公仁傑上疏請雪乙
巳己卯之寃於是政府三司共論之猶未及削勳
先生以為正名為政之本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
乃於玉堂力主削勳之議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
之先生獨抗議不撓凡玉堂四十一劄五六劄外
皆先生筆也至丁丑因前日之議竟得回天群情
快之 行狀

李公命俊自江陵敀宗令 上即位之八年也上疏
極論時政闕失指斥 上躬皆言人所不敢言又
曰一二朝臣貪緣曲逕 女子曲逕一啓已国
之兆請出之疏入 上即出其女特除公大司諫

而已大臣因公疏請治媒進之人　上忿辭旨已嚴朝臣皆惧公不拜命復上疏言益切　上意感悟手札慰勉碑銘

勁直

河東鄭文成公性鯁直屢批龍鱗　先廟崇釋氏大臣承順至有親捧餅器以供佛者公獨不拜諸相責曰　主上欽群臣皆屈已奉佛不可不拜公曰君父之外豈有拜者耶南方之人有投毒於水取秋生魚者纖微盡爲下令痛禁公進曰臣欲有言上曰何言公曰　主上禁民漁獵如使獸蹄鳥迹交於国中則如之何哉　上笑罰飲公一大鍾 謏聞瑣録

鄭忠貞公昌孫乙丑擢執義慷慨骨鯁知無不言前此公之伯氏貞節公甲孫長憲府激濁揚清直道

不撓風節凜然人比之獨擊鶻今公正色立朝謇諤亮直有乃兄風一時物論多之 行狀

權叅判景祐在弘文館論廢妃雖有罪不宜褻處閭閻 上震怒以爲陰附世子爲後日地命下牢獄責詰備至公略不沮挫開陳誠悃援擬歷代人主待廢妃事言益剴切 上乃霽威只罷其職 稗官雜記

李評事穆游大學言論慷慨志氣峻烈辨覈臧否無所回互以此爲流輩所推服 成廟嘗有疾 大妃使巫女行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上疾瘳以告 成廟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

儒生以爲必獲大譴爭亡匿公獨不亡匿 成廟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習歸正予用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爲相用事會天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後尹弼商陰勸 成廟請慈殿奉佛公聞之又率諸生上疏論弼商奸邪目以奸鬼請誅之 成廟大怒親問公曰若何以斥吾相爲鬼公對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爲鬼上將下吏賴他相力救止謫公州自是直聲益振矣 墓誌

朴

适拙漢桂從仕歸覲之日訓導公取見章奏具聞

任權

進說太直戒之曰吾甚惧爲後勿若是公對曰身
在言地豈敢隱忍以欺吾君以負所學哉 東皐師友錄
中廟辛卯歲金安老始自謫中来先逐李復古朴尨
書等靜容亦被作退盖以骨鯁憚之也及丁酉眼
罪之後諸賢次〻進用靜容㠯於經席進曰方安
老在朝小人之無狀者黨比爲悪固其宜矣 殿
下亦黨比使縱其悪何也 中廟曰予不得辭其
責矣盛哉王言真萬世帝王之法也容人之直故
己之罪一擧而两善具爲 丙辰丁巳錄

許洽方爲掌令與權輗齊名當路悪其伉直金克幅
發於經筵曰許權詭激不情請黜之此意問於大

臣則可曉其情狀矣沈貞聞之詣闕遇許公磁於賓聽曰金克幅何自發此語吾將足其意公曰一時利祿亦可愛也萬世名節獨可棄乎貞默然名臣録

李延慶嘗遇鄭順朋語之曰公與原明交厚何至置之死也順朋游辭荅之或尤延慶曰虎前作舞人皆危之何發此言也延慶笑曰耳聆狡黠殺原明者視為奇貨為子孫計也若害吾則徒得殺友之名而無所利必不為也耳聆乃順朋字黄兑記事

沈二相士吉先君子少時交也方安老用事士吉與弟士炯阿附之擭躋顯仕然以故舊時々來訪先

君子吾面斥曰爾兄弟受國厚恩敢黨小人以誤
朝廷必斷爾頭後乃已予遂背卧不言二公懷之
頗有異同（丙辰丁巳錄）
明廟踐阼年尚幼沖政出東朝奸人李芑尹元衡等
乘時挾憾誅除尹任之黨以洩私憤以樹威權先
以慈殿密旨誘賀全諫爲一網打盡之計宋公
希奎爲執義自知其事機言於同僚曰大臣有罪
當戮之內降密旨是豈盛世事予献納白仁傑曰
密旨之非吾當力論之是日兩司會于中學大司
憲閔齊仁極力勸行公曰我則寸剉吾骨而碎之
有不從也因曰尹元衡以國元舅主張國論不能

引君於義反以陰囑國毋滅害忠良可乎今日必
先去此人然後国是可定矣坐中如金䃴朴光佑
諸人同拜相應攘臂大言意氣奋發凛不可犯大
諫金光準嗔嚅不能開一言而一時憸小之輩奔
走偵探潛形匿壁以聽其論議或変服登墉以覘
其行跡仁傑即赴闕直作閔齊仁忤　慈旨下廷
尉公自公退舍與家屬永訣而待罪會執義以下
只遵本職於是蒲朝風靡逢迎　內旨冀事之必
諧金光準啗之以利曰惟我是從共保富貴無起
也閔齊仁怵之以威曰爾何不識時議而忘身觸
忌如此耶許磁即曰　內旨如此庸可勉從公終

始一心不肯循人雖斧鉞直前而不少沮撓矣名臣録

鄭公希登以剛方之資濟以正大之見直己而行奇不顧時權奸如金安老而秉公之喪耦欲求為己壻則曰寧不娶終身不可為權家壻作而絶之憸邪如陳復昌具壽聃而薦發甚力則曰他日誤國必此人至於撤去座席而焚之李芑之凶險而時議以為可人陞為貳公則公首發其險側而劾正之尹元衡之陰毒而脤公之睨貽書願交則曰彥平通書不過欲羅致我也寧為直死不可曲生竟不折其封嗚呼有一于此猶足招戾抵觸機鋒若

是多也宜公之不得免於亂世豈不慟哉時　仁
廟賓天群小得志跳踉朕腸朝夕磨牙而公屹然
特正言論自如人或危之而不少變爲大司憲閔
齊仁袖　內旨倡會于中學將罪三大臣左右失
色莫敢先發公以掌令在坐乃言曰進退大臣朝
家大事豈可以　內旨爲也公立異　慈殿震怒
御忠順堂集諸宰臣議三大臣乃得罪爲未幾公
見罷於是三憾憤勢搆害公無不至以李德應誣
拓拿鞫闕庭從容就訊顏色不變朴光祐同被拷
訊顧曰杖大於股何以堪之發舛呻痛公徐言曰
死生有定杖大小何必言　梓宮在內不可使哀

楚之拜聞辭氣激烈在庭者莫不洒然臨訊必向梓宫伏地人莫不嗟服而芑反怒而瞪目曰若是則其有赦予連訊九十杖流龍川母夫人追及於路曰汝好為正直之行以直獲罪何愧於心今當永訣余宗無言道路聞之莫不嗟悼公即夕乃卒

誌銘

李芑為二相鄭公希登主論劾遞論啓之夕往見鄭順明於家林百齡詣其家方謀乙巳禍胎聞金隸呵喝拜失色罔措順明使之入幕接待公外室順明問曰自何所来公曰自啓辭来順明初若不知者然有何啓辭公以論劾李贇成為答則順明作

色曰何金主論有此妄舉公曰我宗主張順明怫然不悅曰李不得為賛成何人得為辭氣不平百恰入幕細聽公言即馳往李家具告其由李極憤疾人皆危公〻未嘗少動 乙巳錄

明廟朝大司憲趙士秀與沈相連源同入經筵趙公啓曰領相沈連源營造妾家極其宏侈至施丹雘極為未便沈相拜謝曰趙士秀之言正中臣失明廟慰諭及其退出沈相笑謂趙公曰微公之言吾過益重矣還家盡洗其丹青時論韙之 詩窓閒話

李孝翼公俊民幼而有異徵及長卓犖不為拘儒小節入玉堂為修撰其於諫垣憲金盖迭居而迭去

爲時權倖盜秉萬首附趨公正色獨立以風裁自
持清議韙之乙卯拜正言李樑爲副提學始專恣
公欲奏劾之樑嗾其徒出公爲寧邊府判官丙辰
遆拜黃海都事是後樑益張 公甚嘗擠之外遷
巡路傍十餘年㔟氣不少紲也 行狀

權判書克智居官一切裁以法遇事惟求當理屢膺
御史之命咨詢得宜彈擧無少避脩軍籍三載楷
晉歛手人不敢干私稱以鐵浮屠常於筵中面斥
上量狹 上盛氣而敎曰何事公歷數以對不少
沮 上不加譴而出爲北青判官士論惜之 碑銘
宣祖嘗論唐太宗心術不正洪公聖民進言曰 太宗

固不正然能用直諫致太平今 殿下誠無讓於
三代之君而若好問之德則或愧於唐太宗矣自
帝京還 宣朝問中朝有何事公曰 皇帝於會
朝日杖言者而言者繼踵我朝則雖名優待言者
而未見有直言人君之於言者面容而心誅之則
其害甚於杖矣聞者縮頸 名臣録

朴活塘東賢入侍經席時朝廷創設訓鍊都監欲行鳥
銃法領相柳公成龍所建請也是日柳公於 上
前親作試放狀擧措頗不佳公即進曰今日 殿
下無望國家之中興也其以首輔親作放炮狀於
經席安有大臣体貌如是而能中興者耶 宣祖

瞪視不荅及罷柳公出語人曰今日扑其言誠是矣然古人言諸侯有爭臣不失其国此豈不足以中興予時以為兩難 浯溪記聞

李公好閱丙申特拜大司憲駁王子容匿奸狀 上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卿乃言之風采可尚 名臣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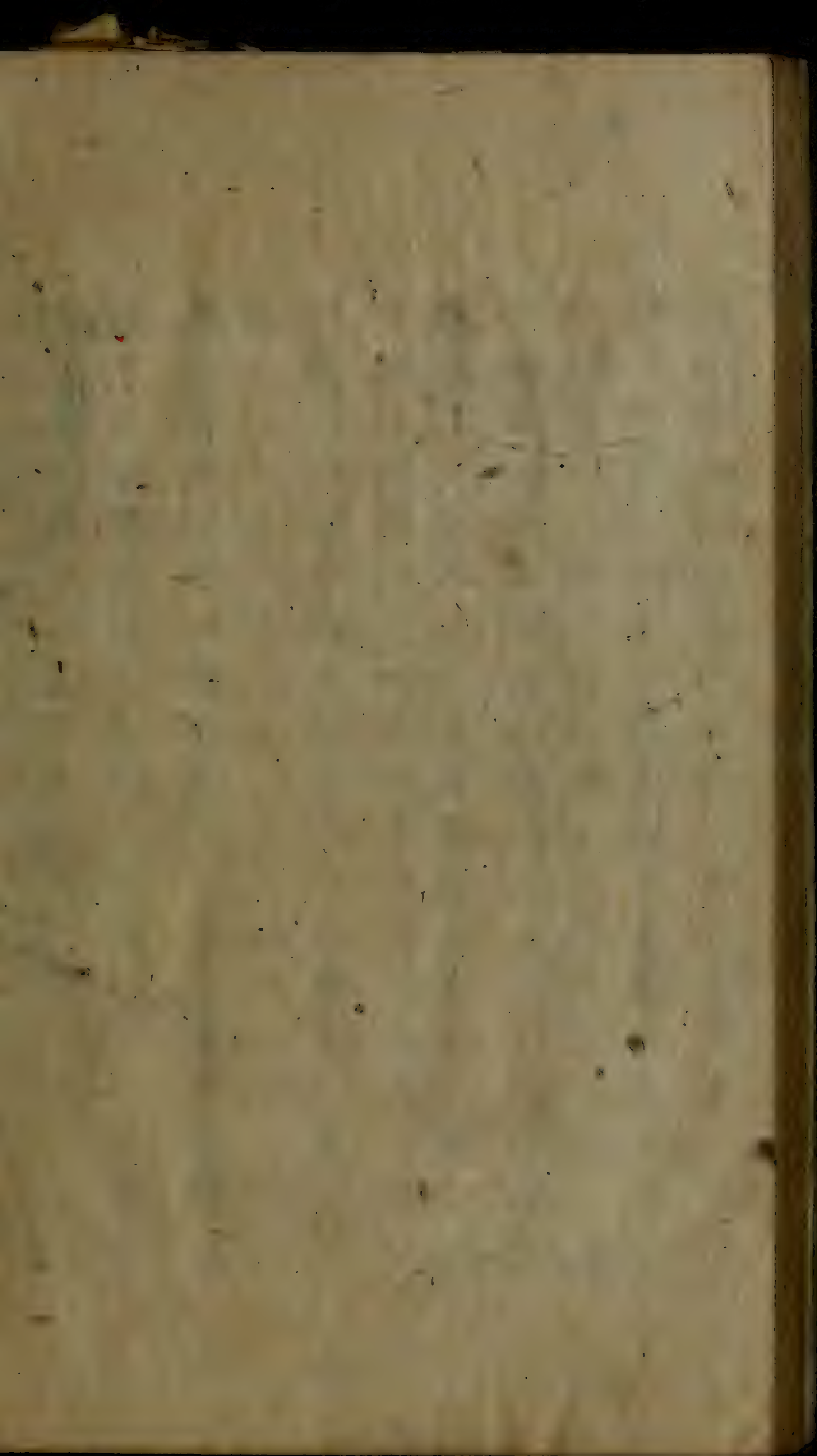
宣廟嘗問侍臣予可比古何主鄭以周對曰堯舜之主也金鶴峰誠一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對曰 聖質高明為堯舜不難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自聖桀紂之所以亡也 上色變徒倚龍床左右震惧柳西厓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也堯舜之比引君之辭桀

紂之言儆戒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 紫海筆談

十二月 上召群臣入對司諫李幼澄進曰近自一二年來宮禁不嚴朝著不清苞苴盛排陷成風以言其王子則奪人田地取人奴僕以言其宮禁則賣官鬻獄牟利竊倖動拂人心怨言盈路群邪亂政流禍士林不論賢不肖惟視議論同異遂使椒房賤竪托勢厥妹朝廷是非亦得參聞上下群情崩潰已久大賊繼至無處不叛北道之變前未有聞 殿下遇變以來無一言自引為過但坐深房惟事宴安郡臣罕接甚於平日以此形勢臣恐國勢終必糜滅而後已 上俛首不答群臣仰見天

顏或青或紅皆聳懼不發一言而退 壬辰日録
成廟八年持平金彥辛論玄碩圭為小人比之盧杞
王安石 上命致闕庭問曰欺罔罪當死爾今猶
以碩圭為小人耶當初所犯誤也彥辛曰臣非誤
執碩圭真小人也 上曰爾謂碩圭為盧杞王安
石其比我於德宗神宗歟彥辛曰德宗用一盧杞
神宗用一安石碩圭則兼二人之陰險奸邪而
殿下用之臣以為過也 上曰殺諫臣者惟桀紂
也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耳予豈殺諫臣哉終不
效唐太宗聽諫浸不如初也爾遇可言之事其極
言之爾之慷慨不屈予甚嘉焉往就爾職 命政

院饋酒



後自警編卷之六

孝友

成文景公石磷年六十慈氏亦年踰七十病葦瞑目不言者數日藥餌無效公焚香祈禱哀號幾絶俄而慈母曰是何聲也侍者驚喜曰祈禱聲也慈氏曰天見人賜几杖曰有子至誠如此可扶而起病尋愈人皆歎文景孝誠之篤 筆苑雜記

許政丞稠每遇父母忌必服母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公兄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而起詣之詣必屛騶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整衣冠

張燈設坐身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而退曰入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 青坡劇談

金孝襄公孝誠莊襄公南秀之子也莊襄與妻吉氏異居孝襄年四五歲有奴抱立棗樹下忽有雙鳩來集孝襄曰瞻彼雙鳩雌雄並行吾父母各在東西何耶仍泣下奴異之告吉氏亦泣鄉閭皆異之公事母至孝公年五十七而吉氏卒廬墓喪祭一出至誠物論多之 筆苑雜記

黃胡安公守身烈成公致身皆翼成公喜之子也翼

成在時兩相已爲宰樞青坡劇談記翼成飯時見奴輩群擾至挽公鬚索食而公不呵云則居家似一於寬柔矣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日胡安兄弟同在別閣雨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則胡安謂烈成曰汝負兄也烈成方負且行翼成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兄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汚翼成始怡然開笑兩相喜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爲幸大矣 清江瑣說

黃胡安公弟烈成公令從者竊摘園柿以歸邀公共嘗歎其美及還園中實之鮮紅者盡矣方知見紿

其相與歡謔多類此値　世祖幸永膺大君之第聞之謂永膺曰吾兄弟友愛亦當如之 碑銘

俞應孚性至孝凡可以慰母氏之心者無所不爲與兄應信俱以射獵名世發無不中家貧儲無擔石而供母之具無不周贍母常往來抱川田庄應孚兄弟常從行一日於母氏馬前飜身仰射鴈應弦而倒墜於馬前母大喜 名臣錄

慶徵君諱延字大有淸州人冬月父病嘗欲食魚鱠君鑿氷置網不得魚泣曰古人叩氷而得魚今吾置網而不得誠感固矣赤脫巾襪立氷穴經一夜得烏鯉父又欲食辛甘菜君泣而菜忽生歸而食

其父父病愈及父歿居廬三年饘粥蔬果之蓄一
依家禮事母定省年踰五十不少衰母歿又如喪
父時　光廟徵辟不就　主上之九年應聘爲司
宰主簿召入内殿問曰聞鄉家居叩氷魚躍然予
對曰冬月無魚之時父以爲必不得設網以求甚
容幸而得之父喜謂孝感所致鄉里聞而不察亦
謂孝感所致臣實不能如此　上曰鄉讀幾書曰
四書二經　上曰四書二經之中何語爲第一義
予對曰四書二經之中稱舜之大孝此臣之所欲
而不能者又稱周公之忠此臣之所欲而不能者
上嘉歎久之

清州有楊水尺三兄弟所行不類聞慶徵君事親有道棄其舊染恂恂然執子道亦昏定晨省喪親之日勺飲不入口居廬三年不進酒果喪畢之後三人同居盡得歡心相自戒曰幸有不類之行慶生負聞之不亦愧乎 以上秋江冷話

尹文孝公孝孫世家南原躬獵山水以供甘旨必與夫人身執以奉節日獻壽嘗自製一曲曰北有屯山嶺南有智異山頭借兩山壽萬歲奉慈顏先自歌之遂起舞悅親之事雖兒戲無不為 名臣錄

姜應貞字公直號中和居恩津以孝行稱嘗母病三年不鮮帶藥必親嘗一日夢天神降庭謂公直云明日

来容必醫汝母病明朝果有一少年名元義者自
云居輪王洞請宿公直館之以母病問之少年果
知醫藥者以少年言試之十五日病愈後居父母
喪一從家禮冬月裸跣體無完肉事聞命旌表門
閭蠲家丁役 秋江冷語

金副正虛光山君之子性至孝喪母居廬書孝經喪
親章於壁日日對壁而讀讀畢嗚咽流涕不自勝
三載不少休為人善笑笑聲清亮哀慘聞者莫不
收淚 慵齋叢話

金先生宏弼母夫人性嚴有禮法先生每晨省拜於
堂下或微有不怡意必正色不言先生惶恐俯伏

不敢退盡起敬孝之道久方得其悅豫乃退 賢景錄

李脩撰希會內行純備孝友彌篤父母有病涕泣迎醫親調甘旨夜朝不鮮衣冠滋久不息兄弟遇疾亦必涕泣以救或至遠難握手損涕如分死生 東儒師友錄

李正憲公潤慶常懷王裒之慟未嘗過西市路及貴顯益傷養不及時遇忌日哭祭哀慕若初喪然兄弟間自謂知己當李公贇居必召與同處如大夫人在家時相向對坐連日夜無倦出而反必相見乃入私室 碑銘

處士成聃壽眉叟與弟弘文校理聃年仁壽文雅齊名兄弟姊妹十餘人父母死三年之喪畢會兄弟分財眉叟見物之有色者則曰與其奴之有實者則曰給某其破碎罷劣者則曰此父母之意也我其為之以妹李庭堅之妻無家又欲以本宅與之諸弟固諫曰父母家舍傳之長子眉叟曰均是父母之子我不可獨有家也即出所有綿布為庭堅買家之資仁叟亦出家財助之二兄同心其微少諸弟以次婚嫁一門之內人無間爲 青坡劇談

宋判書世珩早失怙恃鞠於王母鄭氏事之如母及鄭氏病中觧不赴會試之嘗糞以驗吉凶速後心

喪三年於兄世琳亦事以父師及殁亦中鄉解不赴會試躬自營墳廬墓心喪仕宦京師嘗自歎曰雖有兄弟各在一方和樂且湛復何時耶或至挍淚如得異味佇來致之 清江小説

鄭正郎浣事親極其敬愛承順悦豫靡不曲盡平生不儲私財所獲多小盡獻之親任親所裁用在謫中得時物必走人奉薦深痛先考非命未嘗過西市街以家近是街移營仁王山下先立祠堂出入必告雖風雨晨夜未嘗或廢竭誠奉祭尤盡其心常恨無兄弟只有一姊友愛深至欲為同爨之計立室規模亦擬而為之一庭之内怡怡如也 行狀

蘇陽谷二兄世恭世儉年皆八十餘公亦近八十接屋而居子侄之居又多比隣晨夕過從以為常頗有柳公綽昆弟之風公閔伯氏老而喪室常備衣服以進為諸兄先辨供具輪日遞行次及子姪牽輿要致山林水次嘯咏徜徉老幼扶擕久而不倦聞者莫不歆艶 碑銘

洪文僖公彥弼家法甚嚴客至輒使景憲公候之公冠服如寒士執子弟禮甚謹或有不知其為公者文僖既卒公執喪盡禮三年不出廬外朔望奠獻一不令子弟代之喪畢之後子弟遇公生日欲以絲竹娛之公止之曰前者為親設也何忍聞此曰

泣下沾襟子弟不敢更言 名臣錄

吳德溪健十一歲遭親喪方其疾革也日日跪庭再拜號泣而禱曰天乎願活我父既哭盡哀攀呼不離殯側雖成人善居喪者無以尚之鄉黨隣邑相傳稱頌指爲誠孝童子其後三遭憂服皆以能喪聞及丁外艱三年啜粥守廬哀號未嘗一到門外娣兄禹氏妻貪鄙冒利盡收家中器用財賂移其家祭奠之需或至匱之而無毫髮幾微見於辭色益篤友愛終始無斁官餽公俸必與以分時節酒食親進酌獻怡愉和樂不忍暫離婿亦感悔 明廟昇遐先生行三年喪遵祭守哀一如父母喪親

戚知舊以先生有積病勸行權道先生曰吾自能
支方喪臣子之所自盡豈敢喪服而食肉予過朞
羸損況瘁夫人曰病重則父母之喪亦用肉汁滴
朝無一人服喪者何為固執予亦不聽公家守愚堂所記

宋圭菴憐壽孝友出於天性承顏色養靡不至母喪
一依朱文公家禮任情過哀所伏苫席因淚亦腐
居廬有白燕巢幕其雛皆白人以為孝感所致略
錄

金忝奉鳳祥嘗以兄弟不分異之義諗于母夫人曰
门裏祚薄如此若復兄弟雖居飢飽寒煖不與之
同其何以盡天倫之義況吾家既無姊妹兄弟三

人赤心相孚其於同居豈有難乎毋夫人喜以尺布斗粟之謠加勸戒於是約爲同室共爨之計日用百需莫不與之相均一家人不敢專一物以自私爲其正倫理篤恩愛蓋已有古者張陳之遺意人皆稱之 東儒錄

李潾長事親至孝父嘗久病思食生獐求不得悒悒疚悵仍承命往鄉乘曉越沙峴有獐死在道視之無傷處因還獻之且其隣人常見井傍子夜有火未知其然久乃知之乃李君汲水祈病之火也病果愈 清江小說

曹文貞公植天性篤於孝友居親之側必有婉容以

善為養悅其心志衣衾膳甘亦莫不具其在服喪
慕泣血不脫絰帶晨夜身未嘗不在几筵之側雖
遘疾亦莫肯退就服舍祭必備物烹調之宜滌摵
之潔不以獨任廚奴必躬親視之有弔慰者必伏
哭荅拜而已未嘗坐與之語戒僮僕喪未終勿以
家事冗雜者來諗與弟桓友愛甚篤以為支體不
可解者也同居一塼之内出入無異门合食共被
怡怡如也　捐家蔵分與兄弟之貧乏者一毫不自
取　遺事

趙龍門昱奉親極其孝家雖貧甚而甘旨之供極其
豊盛體質遂童而奉承之際極其敏捷晨夕展寢

必親為之不任婢僕小有疾恙遑遑汲汲憂形於色已有痛則雖苦不言恐其貽親之憂也亨凡甚謹盡其愛敬日與相對出入必同養心堂公嘗有心疾雖至盛怒公委曲言之則即解便有和氣豈非友愛之所感者耶 遺事

近世名鄉以友愛見稱惟安相國玹李相國浚慶兩家而已安相以敬為主於兄判書瑋亨之如嚴父乘則下馬坐則必趍拜於床唯諾惟謹李相以愛為主於其兄判書潤慶友之如親朋坐則接膝臥則連枕相對言笑爾汝為戲兩相家風雖不同而皆為一時搢紳之所欽慕然潤慶之卒相公制服

悲痛終始如一安相之卒瑋吊哭無異平人似負相公平生之學瑋以此未免識者之譏 松窩雜記

洪忍齋暹居亭園有柿栗雜果每於成熟之節大夫人乘小轎令諸孫扶持入園中諸孫摘果公着彩衣奔走取拾獻于大夫人前如小兒之爭夫人喜而受之因設酒果盡歡罷女奴扶持果器而先導之公手折果枝行於夫人之前以悅其心 家譜

忍齋居憂衰絰苫塊每日鐘鳴起坐號慟就伏靈座前待朝而退發靷時步至里門外諸宰相咸勸乘馬不從聽天沈公礪城宋公泣而告曰豈有大監至此之理乎況諸宰步隨亦可未安公不得已乘

焉而哭聲哀憐聞者莫不感泣諸宰不忍落還追至江上而哭送之葬時奉玄纁哀慟之極無知從夫莫不潸泣不忍見也 居憂錄

金大憲繼輝事親極其孝晚年奉侍偏親左盡其愉婉喪葬祭祀一以家禮爲法凡資用與兄弟共之無所私視其子如已出婦氏與娣夫得心恙處事顚忘且欲專家財多行乖戾之事公盡從其所欲竟得其歡心焉 行狀

退溪先生早失先子大夫人亦寡居窮甚其應擧決科寔爲便養計也適坐舅罪不許臨民之官未幾大夫人下世每懷蓼莪風樹之感門人語及養親

之事則必慼然稱罪人生日不設酒食子孫不得獻壽觴悄然終夕察訪公若至宅入門則常讓先生先生感然如不自容鞠躬而立曰何敢如是其座也不必賓主必序座一席怡愉恭謹之容粹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弟之心一日語及門生曰古人事兄如事嚴父出入扶持居處奉養以盡子弟之道今我只有一兄而未得盡其道可歎（東儒師友錄）

順川君瑄生而粹美孝友出天居家處事動遵禮法宗族鄉黨莫不敬服父毋偕歿哀毀逾制三年悲慕幾至滅性服闋又服素三年與兄錦川君弟洪川守友愛誠篤每月朔望則必會于宗家參禮祠

堂上弦則會于本家下弦則會于洪川家必設酒
食終日怡愉定為恒式與錦川同赴他人讌會則
雖夜深必奉至其家脫衣覆衾安定寢處而後乃
退錦川遘疾憂形於色不脫衣帶救藥無懈及其
歿也哀慽備至期年之內不入私室 名臣錄

李

李孝翼公俊民內行尤淳備大夫人南寘處士植之
妹也性嚴難於承奉或時有不樂公怡愉嬉語以
娛悅之大夫人雖盛氣不得不為伸眉頭至今士
大夫類能道其語大夫人享年九十公亦白首左
右奉養靡不曲盡宛然孺子慕必俟大夫人就寢
而退鷄鳴問安然後赴公松江鄭相公居隣垣每

曉聞公履聲必起坐曰李判書詣大夫人所矣服公至行每見必拜一夜風雪極寒公又宿醉未鮮侍妾告公少休公泣曰是何言也母親年齡已高雖欲長侍其可得乎其在外有奉大夫人書至者雖奴隷必上坐饋酒食公可謂孝子之有深愛者矣見諸婦必束帶子弟進見有時門庭肅穆有古人家法 行狀

栗谷先生仲兄素稟透踈每事招先生而使喚之先生服役無怠位至二相執子弟禮惟恭門生問曰伯生負之命使子弟代爲如何以先生三達之尊執子弟禮無乃過恭乎先生曰父兄命我我豈敢

儼然使他子弟代勞乎大抵父兄之前過恭禮也倘来之物非天性也位之高下非所論也况日月如流兄歿之後則雖欲執禮其可得乎 遺事

栗谷先生曰兄弟同受父母遺體與我如一身視之當無彼我之間飲食衣服有無皆當共之設使兄飢而弟飽弟寒而兄温則是一身之中肢體或健或病也身心豈得偏安乎今人兄弟不相愛者皆緣不愛父母故也若有愛父母之心則豈可不愛父母之子乎兄弟若有不善之行則當積誠忠諫漸喻義理期於感悟不可遽加厲色拂言以失其和也 擊蒙要訣

栗谷先生九歲覽張公藝九世同居慨然慕之曰九世同居勢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畫兄弟奉父母同居之圖又摭前古忠賢事蹟題其姓名以觀之 行狀

辛副學應時性至孝自孩提已能色養叱咤之聲未嘗發於親側大夫人中年多病長在床褥公與兄弟七人奉侍湯劑晝夜不解衣嘗糞驗證夜必露禱其居外喪哀過於禮節亦盡情文為其侍大夫人也言語容色柔順和婉務悅其心其所居始嘗稍疎以定省之不便移就傍側終日娛侍為與昆季友愛篤至教諸弟不以嚴而以禮戒飭之辭溫

柔懇切使自感動諸身亦皆力學勵行家中什物任其取用奴僕使用亦無彼此為（行狀）

牛溪先生少居貧養親飭身悴志務悅其心力營滋味躬親漁獵不憚勞若未嘗闕之聽松先生患風疾沉綿枕席先生晝夜扶持雖祁寒盛暑未嘗頃刻離側至夜不退聽松恐其積勞生疾每令退休于私室則不敢違志應時出戶外坐於簷下藁席之上屬耳窓間偵候氣息俟夜深睡着然後少退假寐而衣不解帶向曉未明未及覺先往戶外坐到天明乃入戶省候有若自私室始來者然及其症勢危劇先生將斷指以療而自念手指人所常

見近名可嫌乃割股以進之如是者每而平生秘之甚密未嘗語子孫故知之者絶鮮門人申公應雝每言吾先生孝行世人鮮有知之者蓋先生早以學行名世故不以一善見稱實則真孝子也又有一名鄉謂人曰斯人平日事親至孝 國家當旌表其門而厥後學問日進名蓋一世為儒林師表故人不得以指名為孝云 東儒師友録

金壽文起周言開城鍮器匠韓順緒之賢云事母孝勤作鍮器以致稍潤解文字間以讀書作詩出語奇偉一留守勸令為校生辭曰吾不作鍮器則老母餓矣勤儉不怠器皆完善而不貳價是故售者

争訛之輒辞以分與他工曰吾何得専利為哉其族人貧不自聊與以已貲不責其價族人由此而致富終不受其貲曰汝家業成吾所喜也 牛溪集

重峯先生自襁褓即知事親之礼父母有命則輒跪而聽受事継母金氏盡愛敬之道金氏性嚴待先生頗少恩一日先生往省外祖母某氏某氏謂先生曰問汝継母遇汝無恩因歷数之曰汝継母某事如是某事如是云汝将何以保活乎先生俯伏不對因辞去過数月後復往某氏問先生汝久不来見我者何也先生對曰日者之来也祖母談我母氏事所不忍聞以故久不敢来也某氏大賢之

自是對先生不敢復言金氏事先生既失怙金氏
遇先生益嚴少不中意輒加譴責先生起敬起孝
期以底豫為心終身惕慄兢兢未嘗一日而懈也
先生伏節以終金氏乃痛傷如已出晝夜呼泣每
歎曰寧馨人物世豈可復見乎嗟乎真我兒也厥
母氏特借腹以生耳金氏後先生八年乃歿平生
追悼先生如一日不少衰 遺事

李太醫格一日謁朴錦溪東亮公弟與南郭公聯床懽
語仍兩平韓公弟韓公問曰爾從何所來李以宗
對韓公稱公兄弟友弟不已曰余少時聞李浚慶
兄弟相愛甚篤一時傳美以為搢紳家法今世如

子龍兄弟友悌之盛當不減李公也家錄

金僉知濬江陵人性至孝事二親極其誠躬營甘旨朝夕侍側四十餘年不少懈二親連逝哭不絕音杖而能起以盃酹奠而伏帷前哀慟竟日盃輒乾人甚奇之嘗上山浮石欲作墓表天方凍不能施斲公扶石而慟石忽折裂聲如雷孝感之致人皆嗟賞 朝廷三命官皆不至旌門復其役後以七十方伯啓 聞特授堂上僉知年九十而卒識小錄

崔公沂居家孝友多人所難及者俸祿半以八寡嫂孤侄之家妻子不免困乏仲兄貴而貧僦屋而居公折婦產買宅以奉兄歿推與其孤碑銘清陰集

李文忠公廷龜孝友過人嘗奉親阻寇山谷無人處数日不得食公適出見一老夫坐巖石上就告之故鮮簞食以饋公讓其半不顧而去歸而奉議政公得免於餓親命省婢經賊壘遇賊發三丸皆穿衣笠以過不及身卒與婢相見歸報人以為神明感祐 碑銘清陰集

趙玄谷纘韓常言金沙溪學行風著當平生其大人黃岡公為関西伯聲妓滿前沙溪未嘗一顧人已稱之及黃岡以上价朝京沙溪求為子弟軍官侍行為往返萬里每進食沙溪輒数其飯匙多少以為憂喜自古孝者多矣安有以擧匙多少為憂喜

者耶其賢如此 南溪記聞

趙文孝公翼丁母憂悲哀之誠根於天性任情徑行不必全泥節禮卒哭後猶哀至哭夜寢遇感則輒起坐飲泣嗚咽遂至於失聲號哭期而釋衰之後猶朝夕哭二十七月吉祭而終其月不肉踰月乃食猶不飲酒不復寢凡六閱月而遇盛冬乃復寢平生酷好酒飲不辭醉自喪畢之後遂絶不復飲其遷厝先夫人也公時年七十二歲而猶未明而起入哭殯聽一日之内朝夕奠朝夕上食凡四時行禮每哭涕淚交頤其上考墓又極哀哭觀者動容輿感孟子稱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況七

十而孺慕者乎是固觀者之所驟見而動容也 趙克善三官記

閔丈言慎齋平生常侍寢於沙溪幾四十年應唯供給未嘗少懈當夜卧寢沙溪有所問慎齋必起坐冠帶而對其致勤於禮如此又當昏朝時家甚窶祭祀無以成樣每行時祭祭饌至有一位用乾石魚一尾者在誠不在物亦可爲後人法 南溪記聞

教子孫

申文僖公槩居家廉潔開卽不行平生未嘗佞佛喪祭一遵家禮待親戚故舊出於至誠僕隸有過不加鞭笞雖子孫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嘗書言忠信行篤敬小心翼翼對越上帝十四字示三子而教之曰爾輩宜當服膺勿失余非曰能之但士君子之心當以此為的耳 行狀

俞先生孝通有子娶於皇甫政丞仁世俗娶妻其豪富者必以珍寶盛之函擔以先導為禮物多者至於三四函俞子亦以二函為禮皇甫氏促函入對客開之皆書冊也満坐愕然後皇甫氏謂俞曰婚

夕之函何用書冊俞曰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婚夕之函何以不用書冊乎 青坡劇談

許文敬之兄曰周仕宦至判書有家法祀事一從朱文公家禮子弟有過必告廟罰之嘗病不能躬行祀事使文敬公攝之少變改舊制判書公聞之曰支子於宗家擅變舊例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者拒之文敬惶懼曉往其門坐到日晏不得通夕又往又到夜深如是者累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蓋如此 丙辰丁巳錄

匪懈堂以王子好學尤長於詩文書法奇絶為天下第一又善圖畫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作

無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集文士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聞吾仲氏偲成有名仔人邀之仲氏往謁賡賦亭中題詩詩語高絕遂敬待而送之期以後每會大夫人謂仲氏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衆人作朋之理其敗可待汝勿與交其後每三招之竟不往未幾敗死一門皆服夫人之藻鑑也 慵齋善話

權文景公軫有兒子學書費紙夫人曰紙價高恐不能繼文景曰烏是何言也有不肖子弟青樓沽酒日費萬錢或耽於博奕遊畋狗馬花卉破壞家業

者甚多學書之紙其費幾何鄉無多談筆苑雜記

李文康公石亨天資寬雅秉心堅確平居無疾言遽色子孫雖有過失略不以聲色加之性又剛正無區區干請嘗戒子弟曰宰相子弟年少氣銳依得美官便挾父兄勢不謹守官職遂犯邦憲貽憂父兄甚不可也汝曹當勤學立身以無憂乃父兄可也行狀

李翼平公克培平生不喜言人過戒子弟曰物盛則必衰若等毋或自滿名二孫以守謙守恭曰處世之道毋過此二字名臣錄

金文敬公宏獨嘗訓諸子曰汝等心存敬畏毋敎懈

惰人或議已功勿相較又引古語以誨之曰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污其口汝等必以此為戒又教諸女曰異日往之汝家惟舅姑是順惟祭祀是謹至於麻枲組紃罔或不勤無敢多言以招人議事良人遇娣姒必須敬慎財利之間尤不較多少推恐失兄弟懽心御婢僕以恩有過則教之教而不從乃可示罰也 景賢錄

趙

龍門昱教子弟慈而極嚴進退之節少有差失則必舉小學事親章使讀之而責之諄諄教以孝悌忠信之道曰人之為人不出此四者而為賢為聖亦在推而大之也立身揚名以顯父母雖是人子

之道而若以貪冨利達爲心則事親事君必不得善其終而汝輩切宜戒之 東儒錄

慕齋金文敬公安國嘗教子弟曰惟謙與恭是君子盛德汝輩固當佩服終身汝嘗見我以傲惰加人言人過失乎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 行狀

趙文節公元紀有先見之智嘗與甥侄洪議政子美兄子趙大憲孝直書曰美之拔兩眞男兒事也兼恐之地豈敢久處騎虎善下自古所難雖敗亦榮況典簿兩雅之地乎直之被薦眞希世事而誠可賀也唯叟之無咎無譽足自安保雖無可謂之榮與賀矣而其所以終至於無憂則信可樂也直之被薦

喜與憂駢敢有別叩玄薦在我用在天夫人特盡
其在我者耳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夫既有譽之者
則毀之者又從而擠之矣有譽則有毀此古今通
患也操履之慎於茲又難若色言枉驕害已敗身
之戒則吾於孝直不當警也唯吾之所憂則不在
是也凡人群居天地中不可以高飛遠走則必須
小同於俗庶免為衆所嫉昔杜祁公嘗戒門人曰
切當晦韜毀方瓦合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而
祗足取禍耳今吾之識不及於杜之涯涘而汝之
知有裕於杜之門人則宜不以此警於汝也然今
之時與杜之時又加遼然矣而世俗險巇又萬倍

爲吾之所戒豈無所見而然耶去秋四館之議亦
其一驗也當其時不有一二君子沮而抑之則其
能無窘於砭者之鋒也今聞被薦而求免於遲用
汝之心必以爲一繫名轞恐不全所業而然也然
吾家世自先祖以廉謹自守不計温足而兄又早
逝汝之兄弟三人俱業儒未成寡妹偏側言可寒
心吾亦自甲子亂離來盪家業幾盡雖復見天日
猶以迂拙殆不能還成家業轉輾僑寓劻勷倍昔
今則邈守萬里無意家事辛苦萬狀未易殫記躬
自不閑況望顧他仕不爲貧而有時爲貧爲貧之
仕豈非今也其特予以家貧親老比不能專業則

為有間矣況前聖以爵祿之辭至比於蹈刃凡人之樂於好事安知不以此為矯情之誚耶此吾所憂也然則是舉非喜也乃所以憂之也惟無咎無譽眞所謂保身之道也昔馬伏波在交趾為書以戒兄子嚴敦今汝之所趨雖不類嚴敦而吾之所以使汝輩欲不失令名成家業全門戶之意則未始不同於馬將軍也敢以是警之云爾余讀此篇有所感矣處衰世之道固嘗如此正與東漢鍾皓意思相同然孝直方以聖賢事業自期豈肯以成家黨保身為心況死生禍福莫之致而至者乎卒使公言有驗則天也 丙辰丁巳錄

許賛成殻常語諸子曰家世詩書冠冕相接至先君兄弟而益隆吾又不才任望己極雖以汝輩不好學為戒以理推之豈宜復顯只當讀書改過以免於世耳名臣録

㬎尊録云先君教余輩為學不可躐等初授童蒙須知幼學字説正俗篇皆誦然後令入小學次孝經次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詩次書次春秋次易次禮記然後令讀通鑑及諸史百家任其所之至於學射亦不禁嘗曰弓矢衛身之物不可不閑習況古之人以此觀德非博奕比也功之書字則曰書心畫也摸揩必端正草及篆亦須要精熟勸之握

筭則曰日用事物非此未易究其數位置不可以傾側也高靈特嘗於暑月坐聽事詞訟就簡余與仲受易先生於案上親揲蓍布卦以教之

又曰為人子者不可不讀禮記平時不講求喪祭節文至於倉卒章茫然無所知以是淪於佛法惑於巫覡世之人失慎終追遠之義者每坐此也 上同

嘗訓余輩以讀書之法曰讀書勿麤心大膽容易放過須仔細看破雖置文句做得不着力處要把翫莫是有別意存無可疑然後讀過可也又曰讀書勿為古人糟粕務要體認自家分內事窮而行己達而治人一切以聖賢為法 上同

先人嘗言世人以子爲拙安知拙誠吾身之大寶子固樂受汝亦吾兒觀汝所性亦必以拙聞者也無辭爲 上同

具栢潭鳳岭教子弟和而寬嚴自在孩提準以義方自飲食衣服以至進退容止一一照檢事之稍有害理者雖微細必加禁絕書所持夾板曰整衣冠尊瞻視謹言行戒酒色 行狀

松窩雜記云慈山公嘗戒子女曰勤於自己之事而懦於他人之役者人情同然臧獲之輩自少至老逐日所役者無非他人事豈能事事致勤汝輩但當恕護勿多詬怒也聞者以爲名言

尚成安公常教子弟曰士之立心不可少容邪曲至於科塲發軔尤不可不以正出身若或暗相代借終至於竊名則即是終身玷累不可改悔之過自後雖有忠言讜論皆誣而已矣古人曰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此言甚好且代借者固不論設使試院掛題而若渠輩所嘗宿搆者則倩人請改若不能改則便置而更製可也如不能更題則雖至曳白吾心正矣舉塲皆新製吾安敢隱黙欺人自幸宿搆以賊吾心以欺君父予又謂子弟落莩者亂子飲墨矂[illegible]雖曰常事然若充其類則其弊則至於鄙夫之患失古人云豈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如小〻科擧之得失猶以爲欣戚則他日立朝當大段立落其不爲失性之歸者幾希矣 清江瑣說

退溪先生訓誨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書略通文義然後及其四書循〻有序未嘗躐等爲子孫有過則未嘗峻責警誨諄復俾自感悟雖待婢僕而亦未嘗怙怒嗔罵閨門內外怡愉肅穆無所作爲而萬事自理焉 遺事

聽松成文貞公守琛卒前一日謂其子渾曰我死矣汝以貧故常欲殖穀而葬親君子之於貧賤素其位而已何至作如此事乎愼勿爲之 名臣錄

鄭判書宗榮戒子弟曰吾未嘗以飲食罪人亦未嘗求自便而貽害於人汝輩亦能以此為心則庶乎寡過矣 名臣錄

清江李公濟臣教子弟有恒言曰財物視之當如糞土又曰學者而有富貴利達之心反不如不學之為愈而子女求婚亦惟視家法如何耳 行狀

龜川君睟教誨子弟戒以奢侈勸以經学曰奢侈所以喪身之斧斤經学所以發身之根柢汝曹其勉之 名臣錄

金鶴峰誠一戒子弟曰學者當以心學為先若徒以學業為務則雖得一科其本心則先已汨沒於利

欲矣不可懼哉一日以紉贈曰汝等知所以贈紉之意子須以斬斷義利之關以別其取舍也 行狀

朴退菴應男教諸子一以禮義每朔必聚于一室通讀小学近思録以及西山衍義晦菴書節要曰辯洞其義理以究精微或使各言其志以發歸趣旁及經史古人出處言行靡不精熟又曰讀論語貽書戒之曰嘉言善行盡在此書汝等若勉〻服習潛心體認則聖賢事業從此可尋至於富貴在天非吾所窮望也 遺事

洪慕堂履祥常謂子弟曰家世衰替至吾身榮遇若此惟祖先積德之致汝等擇交遊慎言語勿以好

議論殖私黨為取名媒進之路名臣錄

賑親族

李判樞蓀居家事親以孝處兄弟以友恩育諸族不間踈遠疾病死喪救護備至常食于家者亦不下數十人家儲屢空略不為意 名臣錄

朴訥齋祥倜儻有大志己卯歲方為忠州牧靜菴羅北門之禍一時士類無所倚公悉為經紀故金首洞(世弼)李陰崖(耔)李灘叟(延慶)俱往依之公一日來驪江見金慕齋申企齋窮居見主牧安分公李(希輔)公乞米百斛貸而賙兩公還州亟以舡輸米依數償安分公前輩之於朋友蓋如此也 識小錄

韓松齋忠性輕財好施家有數百斛穀公從容諫其

又曰士君子不宜殖貨又曰汝言善矣任汝處之
公即聚窮族及鄉里之貧乏者盡散與之人皆感
歎 名臣錄

李司藝肯慶兄弟子侄或有窮乏者賙之唯恐不及
以及遠族無不周遍故居家雖不至困匱亦無遺
儲常曰身不至飢寒可也豈必多積哉 清江中說

李忠簡公山甫甲午大飢親戚之窮餓者皆赴公公
分俸賑救至輟盤飧以哺之每食未嘗飽子弟或
請加飧公歎曰此何時也喫飲幸矣敢望飽乎 名臣錄

漢陰李文翼公家素不乏俸祿且厚公於養親之外
未嘗留意生產散諸親舊以周貧窮々寒遠族微

特故舊待之如初凡有所求盡力扶救 遺事

林觀察[illegible]家業豐殖稍長白大夫人取舊券貧窮久不償者悉焚之喜施如遇飢歲為粥食道路餓者於相識加厚踈戚各滿意而去在郡散家積徧賑鄉里貧交不事儲畜及斂行李蕭然妻子不免內困公裕如也 碑銘



